

社121  
673  
部五:26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

籍田祭先農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借也借人力以理之勸天下

使務農也謂之帝籍天子籍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籍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

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反執爵於太寢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燕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

也丙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

之於王六宮之人夫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古人使后

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祭旬師掌帥其

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鋤也王籍謂

親耕之處也旬師帥庶人終耕之入其收於王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自厲王時籍田禮廢號文公諫曰

號仲之後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古者太史順時順

視也音脉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瘳丁佐反○瘳厚也憤積

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日月底於

天廟底音旨○底至也天廟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

目振陳根可先立春日也先時九日先去聲太史告稷曰自今

至於初吉告古毒反初吉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蒸升也膏土潤也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也震動

變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稷以

告以太史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

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所掌司空除壇於籍

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先時五日

警告有協風至警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王即齋

宮齋側皆反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王乃淳濯

乾隆十二年校刊

饗醴淳沃也濯漑也饗飲也及期期耕也鬱人薦鬯鬱鬱金

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犧人薦醴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共音恭犧人薦醴

掌共酒醴者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百吏

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從去聲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

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太史贊王王敬

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

從之王耕一墾墾鉢伐二音○一墾一耜班三之班次也

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其后稷

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省息耕反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

庶人終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

千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

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

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

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國語周語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

粢盛舊儀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

皆從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賜三輔二百里孝

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

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

昭帝幼卽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

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

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

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以享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

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

各耨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魏氏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

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

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

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

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

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帝將脩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

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因已奏聞詔

言斟酌衆條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

造定圖注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

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

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稔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裘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卽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

後亥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榦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鄭以不必丁亥今但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後相承用之非有別義班固序亥位亦云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也且亥既水辰含育爲主播厥取吉其在茲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

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

並齋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

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觀耕臺在壇東帝親

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粳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禮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秸橐以餉犧牲唐制皇帝孟春吉亥饗先農於東郊親耕於籍田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

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郊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親享先農躬御耒耜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正月行籍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  
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  
耳

初將耕籍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  
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親耕籍田於東郊

景雲二年親耕籍田

武太后改籍田壇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爲帝

社壇

詳見社稷門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

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  
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耕  
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  
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上將行籍田之禮詔有司詳定儀注太  
常言籍田禮廢已五十餘年有司案牘無可檢尋今據  
禮經及開元乾元故事并徵前代沿革參詳定勅付所  
司未及施行而罷

唐開元禮

皇帝吉亥享先農儀

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先農壇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青祀前二十日修畢前享三日陳設如圜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圜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為瘞炤於壇于地外壇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圜丘儀唯設望瘞位於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炤西南東面南上為異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三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壇東門外道南北向

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壇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於於內壇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於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於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壇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於瘞炤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於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於東壇外又設御耕籍位於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道南如式

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鄴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於御耒席東少南西向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

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

各令籍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籍位以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

犧罇二象罇二山罇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

罇二山罇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如勺罇有坫以

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陞東南亞獻洗於東陞南俱北向執

罇罇篚罇者各位於罇罇篚罇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

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罇洗篚罇入

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陞謁者引光祿卿詣厨視濯漑凡導引者每曲一遂

巡贊引引御史詣厨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事訖各還罇所享日未明

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

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

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

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鑿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園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罇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罇實以清酒

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

簋簋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

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圜丘儀未  
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

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攝事自未明三

刻至此與正儀同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伏衛陳設如式侍

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

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

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

如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

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圜丘儀郊

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坵

如圜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

橫執之左其耜之耜所置於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

後其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

並如圜丘儀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無初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

郎舉麾工鼓祝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接神

皆奏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

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

如圜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

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

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

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  
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  
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  
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  
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  
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罇所皇  
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  
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  
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  
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

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

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簠先徹乃升簋設訖謁者引司

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

攝事謁者詣罇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

引太尉攝事詣罇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

園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

罇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太

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

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  
皇帝某攝事云謹遣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

乾隆十二年校刊

作方輿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  
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  
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  
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  
稷氏酒罇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爲  
異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土  
膏脉起爰修耕籍用薦常事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  
稽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  
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

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

罇福酒

攝事太祝酌罇福酒

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園丘儀

攝事

亦同園丘攝事

初黃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罇洗

攝事謁者引太常卿

爲亞獻

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陞升壇詣神農氏

象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尉酌盞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

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

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罇所取爵於坫執爵

者舉罇太尉酌盞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

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壘盥盥手悅爵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與還罇所徹籩豆各一少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移於故處再拜已飲福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炤西南位太

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炤以幣置於炤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炤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圓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籍位

###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儀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

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  
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  
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  
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  
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  
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  
帝出自內墻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  
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  
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  
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

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帥其  
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版燔於齋所

鑿駕還宮 如園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 唯不賀

為異

籍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 右合以祀先農壇上 中書門

下先奏侍中一人 奉耒耜進耕畢 中書令一人 侍禮部

尚書一人 侍從官已下並合便取 司農卿一人 授耒耜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

十四

侍右衛將軍一人已上並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

推禮舊例宰臣九卿九人行九推禮舊例差左右僕射

攝行諸侯三人行九推禮差正員三品官禮儀使一人

贊導耕太常卿一人贊導耕籍禮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右禮司

狀上中書門下請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已下官充

並服袴褶御耒耜二具併鞮並以青色內一具副准乾

製造不合雕飾事畢日收藉耒耜一丈席二領三公九卿諸侯耒耜

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頭內二頭副并牛衣每隨牛一

者行事禮司高品中官二人執侍耒耜太常帥其屬庶

人量用二十八人郊社令一人檢校太常少卿一人帥庶人

太常博士六人分贊導耕禮如本司官不足准舊例司

農少卿一人檢校庶人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

農卿係差五品六品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內十

每頭隨牛一人一人須明嫻農耕者差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鍤二具以

為刃府司差一人管籍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籍田時畿

甸諸縣令准舊例集先期到城籍田日耆老量定二十

人並常服籍田日於庶人耕籍田位之南陪位

宋太宗皇帝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

郊行籍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致煩勞務遵

典故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

五



太常禮院言籍田舊不置五使今請依南郊以宰臣親王三品官爲五使仍命蘇易簡等詳定儀注

詳定所言方位請依唐例在東郊北齊籍田千畝各頃別種穀一色一頃作祠壇今聖朝郊宮制度廣大請設於千畝之外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飾以青歷代壇去京城遠近各異今請於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爲壇又通禮不載告廟祭十里內神祠及禮畢稱賀之儀今緣國家盛禮望遣大臣前二日告昊天上帝太廟俟禮畢文武百僚設行宮稱賀鹵簿使言諸司儀仗法物車輅請准南郊例排並從

之

詳定所言按通禮儀注皇帝親載耒耜於車右隋書禮儀志齊代籍田令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以爲禮輕遂以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又舊禮魏晉耕籍乘木輅今准通禮皇帝乘耕根車欲請以象輅載耒耜列於仗內御前在皮軒車後殿中省香燈之前所以明示重耕籍之禮從之禮儀使言按通典宋齊之制於先農壇東別立觀耕臺帝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耕其臺不載制度緣皇帝被袞冕執圭宜便陟降請築臺高五尺周

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又通禮亦不載御樓賜赦  
按唐開元二十三年籍田禮畢還宮大赦今取進止  
從之仍候禮成肆赦

詳定所言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千畝  
中開阡陌設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北唐禮不開阡陌  
設御耕位於先農壇南十步詳此卽當時壇前不設  
樂懸則御耕位歷代不同今旣備樂懸二舞俱在壇  
前請定御耕位在壇門東南又先農壇設二壝今緣  
儀衛廣大所有外壝請於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  
懸之外又隋書籍田令率其屬耕千畝以青箱種稔

之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唐  
朝不行此禮詔備置又隋以青箱奉種稔之種唐廢  
其禮青箱舊無制請用竹木爲之而無蓋兩頭設臺  
攴飾以青色中分九隔隔設一種覆以青帊種稔卽  
早晚之種不定穀名今請用黍稷秬稻粱大豆小豆  
大麥小麥陳於箱內從之

詳定所言舊禮有庶人終畝之說卽不載庶人耕位  
所在今請於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  
終畝之禮又按典禮先農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豕  
代望權用犢以純色充進胙如郊祀禮料禮器視大

文獻通考卷之七  
祠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  
稷冊學士院撰文並從之

又言准詔定乘耕根車而車元無副上下大小與金玉輅等緣天子所乘皆有副今請改乘玉輅以耕根車改載御耒耜玉輅駕士六十四人耕根車止四十人亦請添同玉輅舊禮勞酒在車駕還宮之日設會於大殿今請依郊祀擇日大宴從之

學士院上東郊青城殿門名前殿曰兩儀後殿曰延慶大殿門曰龍德左掖門曰光天右掖門曰麗天東門曰鳳陽西門曰安福南門曰祈年北門曰元英大

殿東西廊門曰日華月華後園五花亭曰會芳御幄後門曰福慶詔付有司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於乾元殿翼日鑿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赴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袞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籍位行三推禮有司版奏禮畢帝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爲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

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  
官有差

真宗景德四年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  
觀來年春季劃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祀昊天  
上帝者按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禮記月令  
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  
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  
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又六典及禮閣新儀亦皆先言上  
辛祀昊天後言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後亥日享先農卽爲著令用符禮文詔太常寺崇文院

檢討官參議判寺李宗諤等言唐制正月上辛祈穀孟  
春亥日享先農不明載祈穀享先農前後按禮記月令  
正月中氣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注云祈  
穀謂上辛祀昊天上帝籍田謂郊後亥日享先農於東  
郊而耕籍田又按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上辛後亥日祀  
先農伏請下有司自今享先農並用上辛後亥日從之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籍田禮儀准端拱  
之制微有增損

詔籍田青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瑩冢府縣不

得因茲夷剗宜權用箔曲遮蔽以便行禮

廣文館開封府貢舉人等上書以國家躬訓農事難逢之會乞陪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令陪位於文官九品之下

大禮使言籍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內外翹屬况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遍諭密近村聚候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其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爲籍田兵

先是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墾庶人終於千畝廩於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也欲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以郊社令辛公佑兼籍田令公佑請因舊鏹麥殿規地爲田取卒之知田事者刺爲籍田兵給其役五穀之外並植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質錢以給雜費輸其餘於內藏庫用著爲令

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鑿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茭地八百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哲宗紹聖四年權禮部侍郎范鏜等言每遇臨幸籍田常遣官祭告先農壇其籍田刈稼皆以爲粢盛之實車駕臨幸則取新薦獻當在所先卽刈麥乞以所進麥付所司變造禮食於臨幸次日薦之太廟然後進供頒賜並如故事秋觀刈禾亦如之及乞觀麥禮畢車駕移幸稻池綵殿以觀插稻詔可

將作監言增修鑿麥殿成詔以思文爲名

徽宗政和元年臣僚言乞講明耕籍之禮議禮局條具八事一罷享先農爲中祠命有司攝事帝止行耕籍之禮一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一乞孟春之月親耕下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一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一乞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服朝服一倣雍熙儀注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一倣雍熙儀注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以成終畝之禮一倣雍熙明道儀備青箱以設九穀如隋之制

其詳並見政和五禮

新儀

高宗紹興二年四月上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孟春吉亥日享先農望下有司條舉行之以酒脯一獻之禮儀視風師

十四年十一月詔以嗣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

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廼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

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

太常丞王湛謂新儀帝乘耕根車左輔奉耒耜載以象輅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耒耜于玉輅耕籍使衛以儀仗二千人先詣壇所王之五輅玉輅最貴耕根一名芒車所謂農輿無蓋車之無飾者也齊代籍田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時以爲禮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真宗明道二年二月帝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玉輅以行今政和儀帝御耕根而耒耜乃載於玉輅輕重失序請乘玉輅而以耕根載耒耜又謂端拱明道之禮備矣政

和中徽宗正之故新儀最爲簡要宜遵而行

權工部侍郎錢時敏奏耕籍使所乘車禮官謂象車以象飾諸末朱斑輪八鸞左衡左建旗右載闕戟駕馬四飾鞶纓輪衣絡帶皆繡以鸞車高丈有五尺廣丈請下有司製之甲子禮官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種稑之種進內前二日皇太后率六宮獻之於帝次日授司農以待耕事九穀種以竹木箱載之無蓋飾以青色覆以青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使相五推執政臣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又請少府製御耒耜二及耜皆飾以青御耕青牛四衣以青

如無青牛

以黃牛代以青羅夾衣蓋搭

從耕官每耒耜用牛二頭耒耜三十

牛六十庶人四十人並青衣耒耜四十牛八十鋪十

畚二十各命有司具之時敏又謂象車小樣庫請加

高二尺爲丈有七尺茵褥用紫閏十一月癸酉兵部

謂仗士二千以太常鼓吹黃麾仗足之前期閱習前

一日宿仗於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先

用其半又請耕籍使用本品鹵簿王公六百八十有

八人請用其半禮官請親耕日命有司享先農已已

詔討論象車合製與否禮官乃謂新儀象輅載耒耜

宣和耕籍使乘象車參考端拱親耕以耕根車載耒



耜而使不乘車請用端拱禮耕籍使朝服騎護耒耜行於仗內仗士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候車駕罷象輅不製唯製耕根車從之

十五年正月壬辰上享先農遂耕籍三推畢宰臣秦檜請以耒耜授有司上不許曰力本務農出於誠心至九推三請乃止

### 饗先農親耕籍田儀注

前期設御座於籍田思文殿之中南向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御幄於觀耕壇上南向大次於殿上南向小次二一於先農壇午階下稍東西向一於觀耕壇酉階下

稍北南向羣臣次於門之內外設饌幔樂舞前一日設帝神農氏位於壇之北方南向后稷氏位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稍西北向望瘞位於子階之西北向羣臣位各以其方罇罍俎豆皆如大祀司農設御耒耜於南門外幕屋之內御耕版位於耕籍所南向侍耕位在於東西階北上從耕三公位在東南九卿諸侯位在其南皆西向北上庶人位在其南少東十步外耆老陪耕又在其南皆西向御耒席於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僕設御耕牛於御耕位之西稍北太常設登歌於觀耕壇上宮架於庶

人耕位之南俱北向耕籍使位於御耕位之東南向侍  
中在其南西向司農卿二一位於侍中之後一在其南  
籍田令二在司農卿之南少退皆西向北上奉青箱官  
位其後司農少卿位二於庶人位之前太社令位於司  
農之西少退皆西北向太僕卿位於御耕牛之東稍前  
南向畿內邑令位於庶人位之東西向執耒耜者位於  
公卿耕者之後執耒耜者之前西向司農設從耕耒耜  
及牛各於其位之前兵部陳仗士及耕根車於皇城南  
門之外遂省牲省饌割烹祀之日質明侍中奉御耒耜  
載於耕根車耕籍使騎從至籍田門外侍中以耒耜授

籍田令橫執之置於耕所之席而守之帝履袍輦出宮  
南門至思文殿降輦入後閣羣臣入就位帝服袞冕至  
內壝門外執大圭入自正門宮架隆安之樂作至午階  
版位西南立宮架作靜安之樂儲靈錫慶之舞三成帝  
再拜羣臣皆再拜

凡帝拜羣臣皆拜

宮架樂作帝搢大圭沃盥

執圭升壇耕籍使從宮架樂作升自午階登歌嘉安之  
樂作帝搢大圭執鎮圭進帝神農氏位前北向立跪奠  
鎮圭於纁藉執大圭興搢圭跪奠幣執圭興次進后稷  
氏位前亦如之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  
版位西南立祝史奠毛血盤禮部尙書執籩豆簠簋兵

工部尚書奉俎以入宮架豐安之樂作皆奉以升北面  
跪奠之宮架樂作帝搯大圭沃盥洗爵執圭升宮架樂  
作至壇上登歌禱安進帝神農氏位前北面立搯大圭  
跪執爵三祭酒於地執圭興祝東向跪讀祝詞帝再拜  
次進后稷氏位前酌獻亦如之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  
階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還小次釋大圭文舞退武  
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盥洗爵升進帝神農氏罇  
所西面立宮架作正安之樂嚴恭將事之舞既實爵進  
神位前跪祭酒奠爵再拜次獻后稷氏亦如之降復位  
終獻亦如之宮架樂作帝執大圭升登歌禱安至飲福

位北面立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奉爵西面立帝再  
拜殿中監跪進爵帝搯大圭跪受之三祭於地啐酒奠  
爵兵部尚書西向跪進胙俎帝受俎奠之大祝東向跪  
進黍豆帝受豆奠之殿中監跪再進酒帝遂飲卒爵奠  
之執大圭再拜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徹籩  
豆徹俎登歌歆安遂賜胙羣臣皆再拜送神宮架作靜  
安之樂一成帝至望瘞位北面立宮架樂作乃瘞帝還  
大次宮架樂作出內壝門外釋大圭羣臣各俟於次侍  
耕從耕及執事者皆朝服以次入就位帝服通天冠絳  
紗袍輦至思文殿降自西階宮架樂作至小次降輦至

耕籍位南面立籍田令進御耒席南北面解韜出耒東  
向立授司農卿司農以授侍中進之帝受耒耜宮架樂  
作三推禮畢侍中受耒耜復轉以次授之籍田令復於  
韜帝初耕諸執耒耜者各授從耕者帝升觀耕壇宮架  
樂作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御座南向從耕三公三少宰  
臣親王使相皆執耒耜宮架樂作行五推之禮退復位  
執政從臣二省諫憲次執耒耜宮架樂作九推復位司  
農少卿帥庶人以次耕於千畝耕畢乃退耕籍使升自  
卯階進御幄前稍東西面立陪耕耆老進壇下北面再  
拜樞臣前北面承制退至午階之東西面立宣制退都

承旨承制西面宣勞耆老者老再拜退復位帝降座登  
歌樂作至壇下升輦宮架樂作至思文殿後閣侍耕從  
耕者皆退司農卿奉種稔種至耕所播之少卿帥太社  
令眎終千畝卿省功畢至殿下北面奏訖皆退帝還宮  
二十一年八月詔權罷籍田司免其官吏胥徒太常少  
卿王普請以印歸禮部存卒八人以守壇壝及凡種植  
之物農三人以給種植供禮料籍田司初募兵卒三十  
一人存者二十三人今  
量存七人甲頭十人以農民  
充免其科役今量存三人典吏以寺吏兼之

孝宗乾道四年十一月太常少卿王淪謂籍田以供粢  
盛蔬果自廢此司寺官兼掌之舊有農十人今僅存其

三而是時王普請益粢盛禮物三倍於故歲請量三人  
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禩壇壝廢  
不治而農壇為甚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從之

### 親蠶祭先蠶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  
為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  
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  
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

也令有司無伐桑柘

愛蠶食也有司山林之官也

乃修蠶器

箔槌鈎筐之類

禁原蠶

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傷馬

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  
室養蠶千箔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  
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館皆賜從桑  
者絲皇后自行窳以主反

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  
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旂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  
旂車皮軒闕戟雜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  
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

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武賁羽林騎戎頭黃  
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  
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祠先蠶  
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  
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  
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皆  
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  
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  
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  
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

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音貴  
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  
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  
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  
蠶著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  
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  
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  
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  
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  
饗宴賜絹各有差

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蠶所設兆域  
置大殿又立蠶觀

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  
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  
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  
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  
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  
步面開一門有緣檐襦禱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  
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  
壇上無配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

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卽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  
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處  
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卽御座內命婦以次  
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綠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  
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簿凡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  
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妣

音弋婦官名

御媛御

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  
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爲亞獻終獻因而躬桑  
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

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  
 訖親桑於位壇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  
 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世婦以授蠶母受切  
 桑灑訖皇后降壇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  
 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先  
 蠶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制以先蠶為中祠

有司言按周官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  
 后之事而宗伯得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人不

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已則皇后遣有司享之如先農  
 可也

顯慶元年三月皇后有事於先蠶

總章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上元二年三月天后親祠先蠶

元宗先天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祠先蠶於苑中

唐開元禮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

攝事附

###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  
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  
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  
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  
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  
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卽御  
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  
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

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

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

攝事無凡以上儀

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

日於享所

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其所

六尚以下應從升者及從

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

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

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

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

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墻門

每門二人每隅一人攝事同

享日

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

###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園丘儀諸女工人各爲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爲瘞瘞於壇之土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爲採桑

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炤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於後設司贊位於樂懸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埋炤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

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  
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  
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  
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  
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  
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  
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設內命婦執鉤  
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鉤設門外  
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  
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南壝之外道西

如設次之式

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

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  
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道西向又  
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  
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東北女史  
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掌贊女史位於瘞道西南  
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  
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  
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  
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

隅北向西上犧罇二象罇二山壘二

罇皆加勺罇二有坫以置爵設御

洗於壇南陛東南

攝事無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

壘水在洗東筐在洗西南肆

筐實以執罇壘筐纂者位

於罇壘筐纂之後設幣筐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  
者帥其屬以罇坫壘洗筐纂入設於位升壇者享日未

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  
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厨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官享  
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  
方南向牀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  
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  
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  
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  
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

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

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

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爲三嚴司賓引內命

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爲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

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閣外尚儀版奏

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

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典製進筐鉤載之

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

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

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攝

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二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

屬攝事則女史及入實罇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

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

內謁者帥其屬詣厨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

其牲之肉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駕將

入以供班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

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內典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

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

墮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及

女史祝史典女執罇罍篚罍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

西上立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

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其女駕至大次

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之

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

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

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坵皇后降車訖

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典

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

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

史充典女執罇罍篚罍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

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尚儀以下皆再

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

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  
 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  
 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  
 侍衛如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  
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  
 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立定尚宮前奏稱  
 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  
 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  
 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  
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駕至以下至此儀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典奠物亦跪典樂跪舉麾

奠訖而鼓祝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

三成偃麾戛敵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尚宮前

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

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與

立於罇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引皇

后正和之樂作皇史跪取幣於篚與立於罇所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

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從升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

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

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

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

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  
 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  
 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  
 神座前興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  
 奠幣下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  
 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  
 自後酌獻皆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  
 奏雍和之樂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設  
 於神座前籩豆蓋罇先徹乃升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  
 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罇

洗樂作攝事女相者皇后至罇洗樂止尚儀跪取匱盟

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

篚興進皇后悅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

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罇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

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匱司言奠盤巾

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

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罇洗以下至此詣酒罇所執罇者

舉罇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

攝事奏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

雍和

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

后某氏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

惟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

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與皇后再拜初讀

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皇后拜

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壘福酒進於

尚宮之右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與尚儀帥女進

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脚各置

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

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

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

皇后與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

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獻

將畢典贊引貴妃詣壘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為亞獻

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纂貴妃

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典贊引貴妃

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壘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

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受爵復

於坫貴妃再拜與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

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尚食為終獻詣壘洗盥手

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



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與還罇所司

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賜

胙則掌贊唱賜胙女史唱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

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

成止尚宮前奏請攝事女相者白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

炤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

衆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陞降壇西行

詣瘞炤以幣置於炤訖司贊曰可瘞炤東西各四人賓

士半炤尚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

詣採桑壇升自西陞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

### 贊還本位

####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

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各一人諸執鉤篚者各就位皇后既至

採桑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陞升壇進典製奉篚從升皇

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篚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尚功前

受鉤典製以篚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

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

篚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

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篚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

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  
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  
之以授婕妤好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好還本位尚儀  
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  
樂止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  
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  
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郡位皇后停大  
次一刻頃搃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

頃搃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  
五刻頃搃三鼓爲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  
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  
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  
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  
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  
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  
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  
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  
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

唯不

賀不上  
壽爲異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祀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親蠶祝辭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所以有司闕而不舉又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爲亞獻昭儀爲終獻若攝事則尚宮爲初獻尚儀爲亞獻尚食爲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蓋薦豆籩徹王后之事而宗伯

得攝之唐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祭可也臣以謂屬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望詔有司參定其儀詔太常禮院檢討攝祭故事以聞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饗先蠶於公桑有司攝事前享五日諸預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爲初獻尚儀爲亞獻尚食爲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又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

按唐會要云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太常禮院言請築先蠶壇於東郊從桑生之義其壇酌中用北齊之制設一壇二十五步如淳化四年中祠禮例從之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季春吉已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謹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爲瘞炤於壇之壬地禮義羅曰今禮享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又按王涇郊祀錄載先蠶祝文曰維

神肇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享先蠶其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蠶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請就北郊爲壇以享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斃爲名

先是議禮局禮部太常寺被旨議合行制度凡七事謂倣後齊之制置公桑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牆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建殿一區爲

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蠶宮中養蠶千箔以上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採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議禮局又言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今享先蠶儀乃用白幣非所謂稱按古者制幣或依其方色或推其象類今先蠶之祭在於北郊則正陰之地以類推之蠶之始生其色亦黑則亦至陰之象制幣以黑爲宜從之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延福宮

六年閏三月皇后親蠶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望下有司舉行從之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一視風師

四月輔臣張浚奏雨旣霑足又卽晴霽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欲知民間蠶熟與否且可少知女工之艱難也

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

討論不果行祭中... 十五平太... 文工之... 土曰知宮中... 四日... 則... 聖不... 尚宗... 六...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八

鄱 陽 馬 端 臨 不 貴 與 著

郊社考二十一

祈禳 旅祭附 禱疾 祓除 難 禱水旱已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六祝之秀反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

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遠罪疾

也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  
 為一也黃氏曰筮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  
 筮祝為禱疾之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筮祝正  
 為命卜筮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禱禱祠之事是也小祭  
 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罪疾疏曰  
 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禱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  
 祀與將事侯禱已下作目將事侯禱禱祠祝號又與祈  
 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  
 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罪疾三者即是禱求福謂之禱  
 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  
 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  
 故畧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黃氏  
 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  
 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職也畚五百里遠郊百里近  
 於畚及郊注曰侯禱小祝職也畚五百里遠郊百里近  
 郊五十里疏曰侯者侯迎善祥禱者禱去殃氣故肆師  
 與小祝為此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  
 侯禱二事

**禮四曰禱五曰攻六曰說**  
造七報反禱音詠 祈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

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  
 類造禱禱禱攻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禱  
 爾雅曰是類是禱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於皇  
 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為不道征之  
 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山川之祭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元謂類  
 造加誠肅求如志禱禱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  
 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  
 救日食之祭謂昭昭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  
 侵尊是之謂說也禱未聞焉造類禱禱皆以牲按禮記祭法  
 幣而已疏曰鄭知類造禱禱皆以牲者按禮記祭法  
 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  
 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亦  
 皆有牲故云皆以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  
 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出類于上帝造乎禱見巡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  
 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侯將出造乎禰及大祝造于廟並國有大故天裁彌祀

見會同條祭見百神篇祭禰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

社稷禱祠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

荒所令祭者社及祭禰祭音詠禰音蒲疏見百神篇

祭禰條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注曰以王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西代反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注曰以王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還又命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

旅旬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

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

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

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曰禍裁謂國遭水

旱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如之天裁謂日月食星

辰奔殞地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

為位祭之春官

小子凡沉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沉謂祭川爾雅曰

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

去之也夏官小子祈五祀見釁條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

羊者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

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地官牧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六

二



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元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授號知其詛祝者按詛祝而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篇四冬堂贈無方無算也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望條冬堂贈無方無算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曰元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按王制有釋菜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

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熏之令之比之謂使為之又校比之疏曰攻說禴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也云毆之止謂用嘉草熏之時并使人毆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剪氏掌除蠱物以攻禴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注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

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日有食之於是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

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為鼓

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

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

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

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

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

正朔也鼓用牲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五鼓 麾旌幡也五兵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雨

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

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糜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

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鼙鼓靈鼓路鼓鼗鼓磬鼓晉鼓

之等若以為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盛饌 諸侯用幣于

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

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

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朝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音政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謂六

月於夏為四月，應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在此月也。」夏戶雅反。

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日食是不君事其君也。

日出齊之分野於元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書此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

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禳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妖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

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子產弗與。十八年，瓊玉瓚鄭必不火。瓊，珪也。瓚，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

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火心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

也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木七日

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

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

欲用瓘竈禳火子產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

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

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

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

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

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

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眾云攝使公孫登徙大龜登

卜大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於先君祐音石注

中主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

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

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太

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為

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振棄宋災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

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

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於是宋置六卿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彌祀社稷禱祀 祝宗用

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也祝大祝宗宗人墉城

禳火盤庚殷王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曰周禮大祝掌

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

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晉侯問於士弱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

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

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

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

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

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

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高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闕伯高辛不及味也

邱在宋地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邱昭公七年傳曰宋大火為虛是辰為大火也闕伯居商邱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邱也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也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

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也相土契孫商之祖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

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

反襄公九年左氏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戀反

伯宗辟重曰辟傳

傳乃重載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

捷邾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

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偽

盛饌降服

損盛乘纒纒武旦反又莫徹樂息八出次舍

郊祝幣

陳玉史辭自罪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

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於不可不肯遂以告而

從之

成公五年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

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號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

也過古禾反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

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

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

祭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聞號請於神求反曰

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噐皆名史噐曰

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

求福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號多涼

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楚共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辰山川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

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禹乃共辟厥

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厥咎狂君臣不敬則

是謂不敬不能敬其事也厥咎慢君慢如狂矣

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厥極惡生氣失

則為時則有服妖服貌時則有龜孽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者也

屬木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

痾痾病也貌時則有青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

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君臣

則僭厥罰恒暘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厥極憂殺氣失

差矣為時則有詩妖詩以時則有介蟲之孽蝻蟲蝟蟬之類蟲生於火

而藏於秋時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時則有口舌

之痾言氣失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

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為瞭也君視不明是謂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茶

君視不瞭則茶緩也厥罰恒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厥極疾長

失故於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莫時則有倮蟲之孽

人為疾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時則有日痾時則有赤眚

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

不聰則是不厥咎急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也

能謀其事也厥極貧藏氣失故時則有鼓妖鼓聽時則有豕禍豕

之居閑衛而時則有耳痾聽氣失時則有黑眚黑祥

聽者也屬水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

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

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厥咎眇眇冒也君臣心不明則不能心明其事也明則相象冒矣



厥罰恒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物之性命者也厥極凶短折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亂曰凶未冠曰短

未婚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夜讀時則有華孽華當為夸

生於土而時則有牛禍牛畜之時則有心腹之痾思

遊於土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志論

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皆言

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師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

不寬容亦皆為陰勝陽臣強之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王君也言王

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厥咎眊劉子駿傳曰

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厥咎眊眊亂也君臣

不立則上厥罰恒陰養氣失故恒陰也厥極弱為

剛德剛氣失時則有射妖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

故於人為弱時則有射妖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

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蟲

則歷於民心射其象者也時則有龍蛇之孽生於

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屬天時則有馬禍馬畜之

蛇龜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時則有馬禍馬畜之

疾行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

者也逆行亂謂薄食鬪並是逆謂盈維五位復建辟厥沴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齊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六 郊社二十一

三

則庶民受之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甸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為日之朝禹中至日昃為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

謂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

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

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禦貌於喬忿

止貌之失若傲狠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參乃從

從順也參祭之其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

禮祭之參乃從

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譖謗以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障民口之類也

乃從

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

禦聽於休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休攸休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禦思心於有

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禦王極於宗

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

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六沴之禮散齊

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

七日致齊三日新器潔祀用赤黍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七

篇名也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元典瑞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注疏見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疏見

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掌次王大旅上

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職金旅于上帝則

共其金版金鉞謂之版此版秋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

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

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

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春官上

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音容眠瞭播

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

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

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

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為之疏曰

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凡樂事相瞽相謂大喪歛樂

器大旅亦如之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亦

師掌教敎竽笙塤箛簫簞篪筵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敎

葉反竽音于塤虛袁反牘音獨或大旅則陳之陳於饌

不泄其縣注疏見祭物篇樂條大旅則陳之處而已

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喪臨歛樂器注云臨笙

師鑄師之屬是也同上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

止南首是也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

同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証也

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

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歛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也陳樂而不懸歛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禋

禋崇敬反 禋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

絲營社有牲 疏曰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皆用少牢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春秋祭禋亦如之

禋謂雩禋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禋

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禋之皆是禋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禋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月吉每月朔日也 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

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或音蒲 酺者爲

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蟪蛄之酺

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  
 禮因祭醑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蟪悅全反步  
 與音餘 疏曰鄭知醑者為人物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崇  
 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裁害  
 亦為水旱與人物為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裁害  
 之神也但此經云醑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况之但漢  
 時有蟪螟之醑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醑定當  
 何醑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按上州  
 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  
 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長無  
 飲酒禮也鄭知因祭醑有民飲酒之禮者按禮記禮器  
 云周旅醑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鄭注彼云合錢  
 飲酒為醑即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醑鄭據禮器明堂  
 禮皆有醑法醑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醑鄭據禮器明堂  
 同上 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春秋之祭祀聚眾  
 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  
 五家為閭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醑也及此皆會聚眾民  
 因以讀法以勅戒之疏曰旅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  
 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  
 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

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  
 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鄩師各掌其  
 鄩之祭祀注曰祭祀祭也疏曰五百家為鄩鄩長  
 各掌其鄩之政令疏曰一鄩五鄩故云各掌其鄩之政  
 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醑之類 鄩作管反 春  
 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亦如之  
 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醑疏曰云命  
 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祭族祭醑於六遂之中亦  
 縣祭社鄩祭祭鄩祭醑皆是一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  
 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  
 官 春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注疏見久

右祈禳 旅祭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  
 中竈門戶禱疾

病求瘳也祠報福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  
 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  
 竈與門戶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  
 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當之祭故知唯有  
 求瘳報福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疏曰云以  
 之事也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  
 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禴者推卻見在之變異  
 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禴  
 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禴不行唯禴一  
 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元謂  
 遺象今存也天官  
 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  
 疏曰知招救皆有祀衍之法故知此二者亦疾病乃  
 與侯禴同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疾病乃  
 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衍音延春官  
 行禱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金  
 絨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縢遂以所藏為篇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疏曰公乃自以為

功周公乃自以為為三壇同墀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

墀除地大除地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疏曰神

於中為三壇故周公立壇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

厲虐疾疏曰史乃以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

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疏曰元云丕讀曰不愛子

為天所責欲使為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請命也與孔讀異 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受命於

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方之民罔不祇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

畏 鳴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

疾瘳待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

當以事神 神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 啓籥見書乃

并是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

如此兆體王其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

無害言必愈 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

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瘳差也朱

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惟有鼂以道說得好他解不

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

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三王有侍

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

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你不如且留  
他在世上定你之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  
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 子疾病子路  
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  
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

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

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饌斯豈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鯀化為二物乎

郊三代祀之夏戶雅反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

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問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

云祀夏郊董伯為尸為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

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哀公六年左氏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



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闕伯季曰實沈駘他才反闕於葛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闕伯于商

邱主辰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

相土封商邱因闕伯故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雅反參所

國祀辰星相息亮反唐人是因以服夏商疏曰謂之唐人當

林反大夏唐人是因以服夏商疏曰謂之唐人當

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為陶唐之後二十

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其季世曰唐叔虞

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反又音申邑

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也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

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

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元冥

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

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為元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修

熙之後釋例曰修及熙皆為元冥未知昧為誰之子

或是其子孫也臺駘能業其官之業宣汾洮汾扶分反洮他

也汾洮障大澤障之業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

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四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

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

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為祭

處耳攢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子之樂

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

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殷

樂為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

之入武象舞也名為大濩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

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

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

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

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

林以得雨遂以荀罃辭辭讓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

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

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繆之事以

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宋以桑林

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舞師題以旌夏疏曰舞師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二十一

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請禱

荀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

差初賣反 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痊

疥音戒梁元帝音該又作痲音皆店

失廉反 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痲痲是小瘡疥是

大瘡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

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痲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

遂店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實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為疥遂店初疥後瘡耳

瘳諸侯之實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

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屈居勿反家無猜疑之

事於鬼神無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為戎右

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

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祉音恥為子偽反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辟匹亦反從子用反厭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刈魚廢反掠音畧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

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

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疏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罔

者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

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

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

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

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

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難乃多反毆起俱反蒙冒也

今魁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邪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庾也

魁音欺疏曰云時難四時者按

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夏官春官占夢季冬令始難毆疫注曰令

方相氏也難謂

執兵以有難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風

磔作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有大

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仲

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

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左行此月宿直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

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牛以送寒氣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

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疏

日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

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

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

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

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

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

也四司之氣

月令

###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

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

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黨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禡

### 右難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八 郊社二十一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菱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儼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所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葦葦

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菱者交易陰陽代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

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

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

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楸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繫

於東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

絜者言陽氣布暢萬

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

儺周論語注謂曰儺却之也

之逐疫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一居

人宮室區隅溼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

陰也盧植禮記注云

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

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裳執大戣

漢舊儀曰

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侏

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

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

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

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殍

拂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

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捐魍魎斬獠狂

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魘於神潢殘夔魘與罔象殪壑仲而殲游光注曰魘魘山澤之神獠狂惡鬼委蛇大如車

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魘罔象木石之怪壑仲游光兄弟八人

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獠罔兩

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因作方日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軀埋蒼曰獠狂無頭鬼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一

三五

相與十二獸儼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

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序上西序下也門外騎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

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

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

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桃梗鬱樞葦菱畢執事陞者

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

索而用食虎於是鬱樞主闕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

門戶上畫鬱樞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

與鬱樞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

獸之長能擊鷲牲食臚魁者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

軍特侯諸侯漢宮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

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

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是月也立土牛

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

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儼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

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



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菱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禳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磔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禳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禳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

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

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禳堂

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

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社也以爲祈介

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  
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  
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  
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  
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  
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  
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  
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  
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輸  
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

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永嬉此用七  
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縗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  
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  
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  
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  
况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  
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侏子

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侏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着皮衣執捧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門外

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醮牲匱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李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侏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着赤幘禱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二人其一人方相氏着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師着假面皮衣執捧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大卜令一人各監所

部巫師二人

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

十人中下州四十八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侏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

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靴四人執戈鞭今以小戟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

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大祝一

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培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

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

待事

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

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

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

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

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侏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

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閣

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

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

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儺擊鼓靴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

唱率侏子和曰甲作食

殉肺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

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

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侏子以

諸州縣儺同

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

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

向出訖率齋郎謳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

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州諸

縣儼官者引之遍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

司接引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

郭而止初儼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

門及城四門儼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

舉酒脯埋於西南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

酒以爵脯以蕩

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

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

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坫訖退其內寺伯導引

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儼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

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於太陰之神寒往

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

常祀宮觀寺院以香茶

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

牢禮祭之

真宗天禧元年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

仍勅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

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於大慶殿輔臣宿

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

吏禱嶽瀆諸祠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於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不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嶽瀆所在勅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於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嶽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於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內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僚言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卽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墼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爲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卽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歷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爲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酺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爲人物

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蝻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禱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蝻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卽畧依禱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醜神蝗蝻洊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尙饗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命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寧宗嘉定間以飛蝗為災行下醜祭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二十二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

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猶今渾天儀也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

郊祀者祭昊天之神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



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期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

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服與復同不復用也既生魄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惟二月

既望 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

自周至于豐 於已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遷都事告文王廟 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

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住處王氏曰

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度待洛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洛汭洛水之北 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

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 疏曰乙卯十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

按後篇是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告立郊社位於

日再卜 疏曰丁巳 告立郊社位於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二牛 疏曰丁巳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告立郊社位於

已十四日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告立郊社位於

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 疏曰戊午十

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也 此其釁之禮歟廟有土木之

此間當有告卜事 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 疏曰雖有損

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

咸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

咸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 予齊百工伴從

王子周子惟曰庶有事 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

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於周而 今王即命曰記功

宗以功作元祀 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

日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  
盟府之類也 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

大封 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封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燉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春官 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 大封則眠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

洛邑也

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

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殺禋

威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

太室馬氏曰廟中之夾室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

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朱子曰賦也旬徧宣

布也召公召康公爽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大雅江漢詩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當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文侯之命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

文公命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叔與

服也諸侯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

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

一恭反餼設庭燎燎力召反設大及期命于武宮將

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

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也練主用栗

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

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

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

人說云衣元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

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驚內史贊之三命而

後卽冕服贊道也三命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

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

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而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

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

上卿也而言公者兼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謂上卿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

如禮國語周語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古者明君爵有德

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

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一獻一醕尸

非時而祭曰奠疏曰云一獻知非初裸及朝踐饋食

之一獻必為一醕尸者以一醕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

乾隆十二年校刊

鬼神未暇冊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漢文帝卽皇帝位於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於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於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

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卽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於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病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冊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卽皇帝位於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未以祖配天

地共憤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

臣不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

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卽位於成都武擔之內爲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  
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  
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  
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天  
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  
燎告類於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卽帝位皆有燔燎告天  
之事冊文大概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  
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爲瑯琊王將卽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  
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  
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

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  
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  
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謁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

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唯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內冊於金匱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卽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



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邪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諡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諡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諡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諡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遍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

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於太廟前朝明准

不應革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

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明命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勵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薊合薊其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禮官儀大事通告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燎

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於南郊升

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

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

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於太

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卽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  
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  
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  
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集眇躬欽眷命  
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今月四日  
已卽皇帝位改國號爲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  
告尚饗又遣宗正少卿郭卬以卽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已卽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諡事言謹  
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  
春秋公羊說讀誅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

年夏旣定真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  
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  
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  
近制唯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  
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  
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  
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  
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  
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

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於昊天上帝冊文曰  
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  
昭告於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  
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  
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  
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  
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  
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  
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

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孝宗卽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

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泰一宮  
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  
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  
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  
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

光宗卽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天

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邪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又即位之後即親見於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三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正之也 舜典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柴祭告天也至假至也特特牛

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天子巡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遷主詳征伐條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

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

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

各隨義立名也王制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神常祭非常祀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山川則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

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

方爾雅云祭山曰廐縣祭川曰浮沉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

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

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

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玉人大璋中璋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夏官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

射琰出者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

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  
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  
祝音泰校尸教反疏曰元謂衡古文為橫謂勺徑破  
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  
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  
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  
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  
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  
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  
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  
是大祝用此經黃金  
勺之事也冬官

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詩序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般巡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

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公羊子曰邠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

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邠彼命反從才用反

許田者何魯朝

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

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

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

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邠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

禡師祭也為受命于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

兵禱其禮亡受命于祖曰造乎禡此據以征伐之事故

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受成于學疏曰謂在學

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禡之先謀論兵事好

惡可否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

謀成定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

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

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

田獵祭表貉讀為阡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

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

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

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

有司表貉於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

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

然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

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

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

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

眾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

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

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



爲壇壝設瘞罔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  
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  
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  
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  
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  
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  
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  
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  
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  
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于齊車云設軍社  
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

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于四  
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  
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於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  
事皆大祝前辭春官下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  
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  
望注曰帥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先事於社及遷廟  
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  
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  
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按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  
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  
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

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或音良軍壁曰壘鄭司  
農云量其市朝州涂環市朝而爲

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  
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疏曰此爲出軍之時所爲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  
之處皆爲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環

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  
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皆有道以相湊之  
若然未必環遶為路也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  
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小帥執事涖釁主及

軍器大帥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小卜卜出兵吉凶也

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

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

曰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

之又曰鄭知臨大小者按大小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

云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

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

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

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

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濮音卜

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

勝司馬執之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

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殺也春

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元謂厭伏冠也奉猶

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殺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

元謂厭伏冠也者按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

冠反吉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肆師

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同上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

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

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

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

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

遷主也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

也當習威儀之時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則小宗伯為位也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如之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

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二

九

所依止 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  
 此以類造同云於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  
 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  
 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  
 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  
 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  
 軍將有事於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眾  
 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眾  
 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必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車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 小祝大師掌釁祈  
 知肆師助大司馬也 春官上  
 號祝 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  
 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  
 祀之彌裁兵禩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教亡爾反  
 疏曰元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

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  
 事則亦是裁兵故引小祝彌裁兵而解之春官下  
 傳是類是禩師祭也 是類是禩詩大雅皇矣篇文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 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帝禩于所征之地也 爾雅 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振于社 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振盛  
 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振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

於振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  
 云蜃大蛤蜃之器也以蜃飾因名焉 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 祓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 師出先

以血塗鬣為釁奉社主也 鞶步西反 疏曰尚

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  
 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

前示不專也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  
 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 定公四年行必載社 曾子

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義也 定公四年行必載社 曾子

乾隆十二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

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注及下同 齊車金路

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 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 餘見宗廟

篇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

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

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

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

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

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

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反必告

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記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其

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此一行以遷主

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

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

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

依親親之辭 文王世子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

深也注曰行主君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牡茂后反 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

白未變夏禮故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疏曰王制云天

帝宜乎社造乎禍此受命文考即此造乎禍者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禍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泰誓上底商之罪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

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

川大乃有名名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大互言之耳

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賁禱祖亦子小子既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絕亂路

曰夏及四夷皆相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率而使奉天成命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為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之除害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周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疏曰此

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

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

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

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

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

十九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

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豐  
魄此生明魄死而明生互言也丁未祀于周廟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  
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

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祖後郊自近始武成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疏曰既事  
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  
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

館室以告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行主也疾也周  
頌曰駿奔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  
走在廟追王於况反亶丁但反父音甫不以莊公  
尊也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也禮記大傳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  
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眾非廟內所

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  
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  
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邾知治兵為圍

也邾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賑市軫反

也盛以蜃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  
祭

肉盡津忍反戎有受脈神之大節也今成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

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雙

曰穀環齊靈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

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惟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鄆陵楚子

登輶車以望晉軍輶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輶

草樓也是輶與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夷平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疏曰兵車唯元帥

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成楚

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線經士輿觀縛手於後

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對曰

觀棺也將受死故線經

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

祓之祓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巫掌歲焚其櫬禮

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左氏傳鄭子展子

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御魚呂反免音問擁

於勇反擁社抱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

因繫以子展執紼而見繫陟立反見賢再拜稽首承

待命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

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

產也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

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

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

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

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

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以安楚子敗

定之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

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觀古亂反積尸封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

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  
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  
徒播扞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  
大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  
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  
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  
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

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  
皆祭告焉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於  
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  
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  
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豕宰執  
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  
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  
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  
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  
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

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卽敵將士戰  
全己克敵使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  
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  
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  
公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  
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  
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  
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於廟兩階

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  
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  
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  
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  
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  
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  
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  
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陳去聲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

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  
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

北圍單于斬獲虜首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

師古曰  
登山祭

天築土爲封刻石  
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皇爲泰一鑿旗

注見祭  
星門

命曰靈

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沉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  
繪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  
名水如此者沉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沉祠他  
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沉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  
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  
麕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

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

名曰羆

勅俱  
反

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旣還公

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

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於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

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欵化貢方物諸公王以僖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

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  
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  
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  
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  
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  
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軟  
血軟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  
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  
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禱祭大司  
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

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  
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旗門卽神庭而授版焉又罰  
不用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  
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  
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  
之將發軔則輒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  
埋埴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輶  
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

前乃飲授爵遂轆轤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於太廟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高宗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

部將以下獻俘於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於

太廟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輒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

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路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祫廟泰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

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罇豆籩各一

實以酒脯醢宮觀以素饌時菓

祝版幣帛行

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

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僞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  
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園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  
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磔風於  
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馮牙  
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  
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真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  
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  
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  
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  
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  
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  
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  
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  
祇出國城日輒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  
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九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奏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官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二十三

雜祠淫祠

大宗伯以謠辜祭四方百物

謠字通反 注疏見四方禮 春官鬯人凡祭祀謠

事用散注疏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帛舞者

謂兵

見祭器條 干戚也 帛列五采 繪為之 有秉皆舞者 所執 疏曰云 鼓兵舞帛舞者 山川天地之小神 所舞不過此 兵舞帛舞 二 事按 下舞師 山川用兵舞 社稷用帛舞 今此 小神等 若 義近 山川者 舞兵舞義 近社稷者 舞帛舞 故六舞之中 唯言 此二舞而已 按司兵云 祭祀授舞者 兵鄭亦云 授 以朱干玉戚 必知兵舞 是干戚者 見禮記云 干戚之舞 祭統又用朱干玉戚 並是大武之舞 是知兵舞干戚也 又知帛舞列五采 繪為之 有秉者 按樂師注 帛析五采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郊社二十三

一

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地官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

以曉古故知之也一獻孰一獻祭羣小祀也疏日祭羣小

祀則元冕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元者衣無

為其名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亳湯所都濟陰亳縣師古曰亳

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

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

也大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

與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神享而民

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

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

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其刑矯

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貳明神不蠲蠲潔而

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

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

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商之興也禱杙次

乾隆十二年校刊

齊魯通志卷九 郊社二十三

於丕山檇杻縣也過信曰次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

郊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其在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鄣鄣京杜國伯爵唐

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囿日中

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

心折脊而死也志記也見記王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日房后康王之昭實有爽

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

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是實

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心

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

在號言神在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曰臣聞之道而得

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為貪禍以貪取今號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

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

史也掌次王位狸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無有所也祈

也必欲故帥之以往也凡純色謂之犧也無有所也祈

禮之而已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年巡

也狩今其胄見胄後也謂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若由

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帥傅氏及祝史

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

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二寸有瓚所以灌地

降神內史過從之號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號公

之器祭祀王以其賢以聽之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郊社二十三

三

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

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人必違之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慈保

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

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惠王十九年魯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

止於鄜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

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似肝陳倉其神或歲不至或歲

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

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

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

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

應之也雉即是野雞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

寶祠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

也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

獸若兔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

媯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媯亦語曰

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

童子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

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

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祭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

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

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

辟池於杜亳有五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營廟祠亦有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二十三

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即杜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也鬼雖小而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

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為沛公祀蚩尤釁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

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

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

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

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

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

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

炊母之神也炊謂餽饗也屬師古曰社主即上所云五社主荆巫祠堂下巫先司

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

常施設糜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

驚者也也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

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晏天東南陽天南方赤

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

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

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魂魄為厲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礪音斯神君長

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

人俗呼之以為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

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

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見祀前代門冥羊

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君用牛武夷君用

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

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

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尅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鬼又作

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

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迺禱

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

在東萊曲城

河湛祠而去

湛讀作沉謂沉祭具於水中也

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

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

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天帝之神及百鬼

而以雞卜

持雞骨卜如鼠卜

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丁夫其人

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

舒之祠宮

皆祠名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具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

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

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

為隨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

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

師古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

祠

天封宛火井於鴻門

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宛火井祠火從地中有

又

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

山八神於曲城

師古曰東萊之縣也

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

師古曰臨

胸齊郡縣也胸音劬地

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



於黃應劭曰睡音甄晉灼曰睡不夜黃成山祠日萊山

祠月又祠四時於瑯琊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京師近

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

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

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

於膚施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形似

雞似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畦如種

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

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

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

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

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目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

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

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

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

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罌成山

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

乾隆十二年校刊

卷之九 郊社二十三

八

水之屬皆罷侯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日本草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

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

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

禮敬勅備勅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

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

遣侯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傳張戀反以為福祥高

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

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

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

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遙古遙字遠也與舉也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反從下照故其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景倒遐亦遠也

圃縣圃之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即閭闔天門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

於山石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堅無窮也

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王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

非也淖濡甚也音古或說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

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聽其言洋洋滿

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

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若周史萑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絜震動海內絜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

日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

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

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

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

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論語說日子不語怪神唯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

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

類於上帝矣林麓邱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

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

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

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與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

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

不好淫祠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鉞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

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涖天下

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

大神更爲簡闕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

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

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複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

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園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儺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韋縉草祭儀縉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鬯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



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卽生日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鐘奏姑洗歌南呂鄭元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樂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帔舞罇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

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旣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旣先各有廟

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卽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卽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

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

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真寧縣按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周一百六十步深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湫神普濟聖宅於本府幽贊上元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劔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卽日

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  
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  
靈澤

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  
李冲唐末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  
年冊贈靖爲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  
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  
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  
顒致祭祀汾陰迴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大中  
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

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  
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湧濟用無  
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  
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  
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  
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  
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冷可鑑

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  
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礮  
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  
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  
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  
廟北壩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僞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爲廣祐寧江  
王采石中水府爲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爲靈肅鎮  
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爲福善安江

王中水府爲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爲昭信泰江王令九  
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卽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  
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爲英烈王令  
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  
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  
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僞唐  
保大中加爲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

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僞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没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邨亭廟在南康軍邨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異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沉俗言卽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卽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齋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  
僞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  
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  
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  
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  
人爲儲福定命真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  
者賜廟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  
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

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  
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  
封州曹覲邕州蘇緘戰死請爲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畧  
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  
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  
月九鼎成詔於中泰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

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  
央曰帝廡其色黃祭以土王曰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  
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皂東北曰牡鼎  
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皂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  
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  
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  
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  
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皂八鼎皆爲中  
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廡之宮立大角鼎星之  
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  
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  
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  
唐李艮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帝  
神州地祇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  
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  
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  
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名以其方色祭之則不

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  
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郊鄆之說  
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  
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  
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  
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勅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  
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  
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

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  
一等各係上尚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  
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  
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  
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  
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  
真武靈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



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勅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勅竊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勅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

之制祭祀非忠勞於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爲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夔峽自昔爲甚近歲此風又寢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爲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罹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爲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



